

宝水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因近日被评为省“美丽乡村”示范村且位居榜首而人气爆棚,以往无人问津的远僻山村成了游客趋之若鹜的“香饽饽”。然而,意想不到的麻烦事也接踵而至……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五部获奖作品中唯一的女性作家作品,也是最为舒缓疗愈的一部作品。读《宝水》,可以遍览山村鲜明清新的四季,可以领略乡村俚语和民间哲学的贴切精妙,还可以纵观一部完整的乡村美丽振兴史。

小说从“我”(地青萍)严重的失眠症讲起,道出了“我”去宝水村的因果机缘。“我”本是省报记者,中年丧偶后被严重的失眠症折磨,于是提前办理了退休,想找一个村庄静养身体。恰好朋友老原的老宅刚改为民宿,需要人照看,于是“我”受邀来到宝水村,在料理民宿、筹办村史馆、拍抖音、挖野菜、扯云话中,日子过得“从没这么好过”。

“我”本来自乡村,如今又回归乡村,乡村的自然之美仍然令“我”沉醉。山村的季节清晰鲜明,听谚语就知道了:“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立秋风,山楂红。白露到,打核桃。”小说按冬、春、夏、秋的四季变换,分成四大章节叙事,家长里短,如话家常,读来十分熨帖。而“我”和老原的关系,也在由冬到春、由夏到秋的山村日子里,变得温暖微妙,最终瓜熟蒂落。

宝水村极小,从地名就能听出来,西掌、中掌、东掌,每块地方都以“掌”来命名。而每个“掌”的住户也少,何止是鸡犬相闻,哪家吵架了、夜里声响大了,整个“掌”的村民都听得清清楚楚。山村虽小,每日事也都是极小事,却饱含乡村哲学。一村人都是亲戚,都按辈分称呼,即使村里开会,也没人叫什么村主任村支书,而是爷奶爹娘姑姨叔婶地叫,听着亲热;村里人结婚吃席时,随礼也讲究个亲疏远近,不能乱了规矩;村民们不像城里人那么有边界感,借车、借钱、请托办事是常有的事。如此一来,要怎样做才能既保了面子又不伤里子?

《宝水》还是一部美丽乡村的成长振兴史。当年宝水村在修叠彩路时遇到大塌方,大英的公公(村支书)被砸死,大伯光明被砸成了重伤,丈夫光辉腿瘸了,老原的奶奶也为修路而死,村人们为宝水村的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的宝水村,上有县长、镇长的关心和扶持,下有乡村美丽项目策划人孟胡子和村支书大英的大力推动,早已华丽转身,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村”。孟胡子见多识广,从规划布局、建村史馆、修停车场,到收垃圾、打造免费公厕,再到吃住定价、招牌制作,都一一细心指导。当网上出现宝水村的不良舆情时,他和镇长、村民团结一心,智慧应对。此外,在对乡村支教、传统文化的传承、美丽的自知和保护上,孟胡子也有独到的见解,令人思路大开。

小说的人物众多,既有雷厉风行的村支书大英、刚柔并济的镇长杨绘面、深谙乡村文化的乡建专家孟胡子,也有回乡创业的知识青年小曹、来乡村支教的大学生肖睿和周宁,还有妇女主任秀梅、大英的儿媳白雪梅、卖豆腐的豆哥与豆嫂,以及行医的徐先儿和看风水的赵先儿。在所有人物中,九十多岁的九奶是宝水村的“镇村之宝”和预言家,她德高望重,曾接生过无数孩子,自己的孩子却接连夭折。她串起了宝水村的百年记忆,抗日、分田地、老原家的秘密,都留存在她的记忆里。乡村有美丽的一面,也有陈腐郁结的顽疾,对此,作者并不讳言。正如九奶常念叨的:“会吃亏的饿不着,能吃亏的有福报。”百年人情流转,世事果如所料。

作家乔叶的老家在河南修武,小说中的宝水村正是河南的一个小山村,这里乡音浓郁,俚语鲜活。在宝水,聊天不叫聊天,叫“扯云话”,“圪蹴”意为蹲着,“戍皮亥脸”是骂人狗皮猪脸,虽是土得掉渣的土话,听来却格外亲切。村里人“扯云话”都接着地气,言语中饱含民间智慧:“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换钱,想吃核桃十八年。”“软地好起土,硬地好打墙,各过一家日子,各说一家事。”“编筐窝篓,能养十口。”而村支书大英更是好口才,谚语歇后语张口就来:“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面。”“妥的娘给妥开门——妥到家了。”“好不容易抓住一根大骨头,凭啥不熬一锅鲜汤?”“拽下帘子说话——没里没外没间敞开了扯。”还有“庙后的窟窿——神透了”“多少天都不见你,成灵芝了”,听来趣味横生,令人开怀。

除了人物的对话鲜活,小说本体的语言也极为考究,易读耐品。在“我”失眠严重的冬日,“树叶上敷着一层淡淡的灰尘”。对于不同阶段的失眠,“我”的感受也大不相同:“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凝寒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连乡村里的临街臭粪,都在作者的笔下诗意盎然:“它绝不是单一地臭,这臭里,似乎还有一点儿很淡的酸,一点儿很烈的苦,一点儿很粗的咸,一点很细的辣……是的,我还要说,它还有一点儿香,幽幽的。或许是阳光照着它的缘故,或许是干草的缘故。这点儿香,幽着幽着就深了,甚或接近于酒意的发酵,让我有些微醺。”

滴水藏海,芥子须弥,作家乔叶以柔和细腻的笔触描摹出新时代乡村从风貌到人心的巨变。一部《宝水》,就是一部乡村振兴的成长史。宝水村虽小,可正是这样的一个个小村庄,让中国幅员辽阔的广袤地域五彩斑斓,欣欣向荣。从宝水村的美丽和振兴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乡村的蓬勃成长,真切鲜活,生机无限。

作者简介:乔欢,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书评人。



《宝水》

女性视角下的新时代乡村巨变

◆ 乔欢

《星河》与《海洋天堂》

影视剧与舞台剧的异曲同工之妙

◆ 陈敬刚

由青岛演艺集团歌舞剧院创排的当代舞剧《星河》,在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中荣获优秀剧目奖。这部舞剧运用现代叙事手法,故事从小人物角度切入:改革开放初期,自闭症儿童天赐与身患癌症的父亲相依为命,后来天赐偶然结识了咏梅,咏梅像姐姐一样爱护他,天赐向她敞开了心扉。父亲离世后,咏梅与众人代替父亲,用炽热的爱,照亮了“星星的孩子”的生命之旅。

该舞剧聚焦自闭症儿童群体,以当代舞的语言,讲述生命的意义。关于“星星的孩子”中国故事的艺术讲述,触动观众的心弦。

同样是聚焦于自闭症儿童题材,处处洋溢着青岛元素的院线电影《海洋天堂》与《星河》的剧情颇为相似:该片同样讲述了一个父亲倾尽所有,守护孤独症儿子大福的感人故事。虽然故事情节和拍摄方面都没有太耀眼的地方,但就是这样普通平淡的故事,却蕴藏着人间真爱,让人为之动容。或许,在亲情面前任何花枝招展的语言描绘都是虚幻的,而该片就是于细节之处表现了人间亲情的伟大。毕竟生死是每个人必然经历的生命历程,而父爱深深,早已将这份爱延续到了儿子血脉之中,超越生死——有爱的海洋便是人间天堂。

后来儿子认识了在海洋馆杂技团上班的女孩玲玲,玲玲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每次遇到大福她都能敞开心扉,二人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朋友。因为杂技团要搬家,玲玲也就随着同事离开了。玲玲临走的时候跟大福说:“电话响了你要接,因为那是我打的。”大福每天都在等电话响起,但是电话再也没有响起过。

而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儿子基本的生活技能,可这一切对于儿子来说很难,因为他根本没意识到父亲会离开。为了儿子能快乐地生活下去,留在他最心爱的海洋馆,父亲为自己制定了最不可能完成的计划——教会儿子在海洋馆“上班”。他费尽心思地教儿子自己坐公交车去海洋馆,到海洋馆擦地。为了不让大福感到孤独,他拖着病重的身体,背着自制的龟壳扮成海龟,陪着儿子游泳。他告诉儿子自己将会变成海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父亲最终离开了人世,却已心中无憾,而儿子也学会了在海洋馆“上班”。结尾处,儿子像从前趴在父亲背上一样,伏在海龟的身上,和他一起游泳,安心而幸福……

相对于《海洋天堂》,《星河》的艺术结构更为精妙绝伦:影视剧的剧情展现相对不受时空制约,场景可以随着蒙太奇的转换随时变更。演员可以通过对白、内心独白甚至借助旁白等表达方式将剧情传递给观众。而舞台剧由于受到时空制约,形成了一套固有模式:要求演员尽可能在有限时空内充分展现剧情内容和人物命运。中国传统戏曲力图突破这一局限,采取了虚拟时间和空间等手法,但由于受舞台三面墙的局限,还是无法彻底突破舞台,走向剧场外的大千世界。电影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舞台剧自由了许多,无形中开拓了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新天地。作为既不能言又不能吟,只能通过舞蹈艺术来表现的舞剧,成为编创的难点。

《星河》主创团队在剧情、音乐、人物塑造、舞美等方面进行反复修改、打磨、提升。充分运用和展现舞蹈技巧和舞蹈语汇,全面展示青岛舞者的风采。“舞”是舞者表达情感的形式。虽然“舞不能言”,但表达的内容却可以相通:让观众在感受舞蹈魅力的同时启迪关怀自闭症儿童的心灵之美。全剧设计了两条线,一条是父亲生前对孩子的关爱;另一条则来自父亲去世后咏梅对孩子的抚慰。两个人物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更是自闭症儿童人生道路上爱的源泉。通过这两个人物的主线揭示出自闭症儿童完全可以在爱的关怀和抚慰下走向正常生活,不仅体现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主题思想,同时唤起观众及社会各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成长给予更多关爱。

该剧的剧幕相对集中,共分为四幕:第一幕父亲渴望与天赐交流,却始终得不到反馈。纱为结界,蒙住了天赐表达情感的能力,也蒙住了父亲走进儿子内心的路途,直到一颗苹果悄然出现。第二幕工厂车间里众生百态,建刚与咏梅在一起工作,而一场误会也正在酝酿发酵着。这两幕都是一段双人舞,每一段都有独立的起承转合。“此时无声胜有声”,这种精妙的人物刻画形式已经形成了舞台结构特有的戏剧逻辑。

文学是影视艺术和舞台艺术共同的母体。电影虽然是科技与文艺联姻的成果,但终究还是文艺形式的一个类别。诚然,“隔行如隔山”,影视剧这种贴近生活的艺术与舞台剧这种纯粹的舞台艺术有着很大的区别。但“隔行不隔理”,影视剧和舞台剧最终却是殊途同归的文学艺术行当。影视剧和舞台剧不同的表演和展现手法,不仅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更是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担当“全能型选手”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山东省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关注
「文化青岛」